



來港獻唱

印度歌唱家 Sumangala 上周六在 The Spring Workshop 演唱她在印度各地蒐集得來的抗爭樂曲。(左起：香港樂團的許裕成、結他手 Mark Aranha、Sumangala Damodaran 及 Sarod 樂手 Pritam Ghosal)

歌唱家走遍印度蒐集

復興印度抗爭歌 原來可以是情歌

不久前澳門兩萬人上街反「離保」法案之後，傳出當地有學校禁止學生傳唱 Beyond 名曲《海闊天空》。《海闊天空》在香港，亦不時出現在一些示威場合。而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大家都會唱起《自由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至於現下網上廣泛流傳當中的，有《問誰未發聲》，最新版本是台灣獨立樂隊獻唱的版本，有人一聽那半鹹淡廣東話，就落淚。不太善忘的話，該會記得，在更早的八十年代，還有黑鳥樂隊。

印度在上世紀走過綿長的抗爭路：印度獨立前後，戰爭、飢餓、教派之間的憎恨及衝突，出現其中的抗爭音樂，在看似輕快的節拍間，是灌鉛一般的傷痛沉重。這些記錄着情感及歷史的音符曾在時代洪流間消散無痕，印度歌唱家 Sumangala Damodaran 花了數年時間，走遍印度各地把它們重新記錄整合過來。

上周六晚，燥熱無風，在畫廊 The Spring Workshop 的陽台上，大家靜心的席地而坐，傾聽遠道而來的 Sumangala 及樂手們的演唱。

文：吳世寧 圖：劉煥陶、Asian Art Archive

是次音樂表演為亞洲藝術文獻 Mapping Asia 計劃的一部分。演唱者 Sumangala Damodaran (圖) 是新德里大學的經濟系教授，並非全職的音樂家。然而連續三四年時間，她在假期間於印度穿州過省，為 IPTA 記錄蒐集那些早被遺忘的抗爭歌曲。IPTA (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 是印度一個銳意以文化介入社會政治的組織，於殖民時期的最後十年間成立。當時不少印度人被徵召為英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孟加拉更出現大饑荒，民間對殖民政府的不滿已到沸點，IPTA 的藝術家紛紛以劇場和音樂回應時代情緒。Sumangala 說：「我決定四出蒐集這些抗爭歌曲是因為這些歌曲的種類非常豐富及動人，我不忍心看見它們就此在歷史中湮沒。而且這些歌雖然在數十年前創作，但它們講述的饑荒，以及對戰爭及暴力的痛恨，仍與現今這時代緊緊相連。」

於是她四出尋訪，從老人的記憶、褪色的曲譜中尋找，一共蒐集了以六種不同印



度語言所演唱的抗爭歌曲。節奏緩慢的《噢，綠色的小鸚鵡》是一首情歌，把鸚鵡比喻為情人，期望他的到臨——但其實也是困苦的人們渴望美好生活的象徵。

可以輕快 可以婉轉

輕快一點的《黎明終於來臨》寫於五十年代，當時印度雖取得獨立，但管治依然暴虐，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更趨分裂，人們於是盼望「當穹蒼舞動，大地歌唱時，黎明終於來臨」。而沉痛的《給遠征的士兵》則由一個詩人所作，他在二戰期間見到一群瘦弱貧窮的農民被英軍徵召入伍，把感受寫成歌：「四周一片愁雲淡霧，連星星也害怕得不懂閃爍，青春是否已永遠被扼殺？我們的衣角都已染滿血，士兵啊，你被派往哪裏？」此歌被遺忘多時，直至 1984 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而刺殺者所屬的錫克教社群被殘殺屠殺，劇場工作者 Safdar Hashmi 便重新復興此曲以示抗議——可悲的是，Safdar Hashmi 也在數年後遇刺身亡。這些歌曲有的輕快，有的纏綿婉轉，都不如我們想像的抗爭歌曲般激烈高昂——Sumangala 說其實抗爭歌曲的定義廣闊，甚至是情歌也可以：「其中一個

讓我決意蒐集以前的抗爭歌曲的原因是我想要改變大家對抗爭歌曲的刻板印象！抗爭歌曲不一定是硬邦邦、鼓動性的，可以是一首情歌、一首宗教歌曲，只要它表現了當時人民的情緒與想像，以及在某社會運動中使用，就可以是了。」

飛走敏感詞變電影配樂

印度的抗爭音樂種類豐富，而且也有不少藝術上的創新，如使用西方樂器、參考古典音樂的結構等。Sumangala 形容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時，印度在甘地的爭取之下取得獨立後，印度創作者的創作力十分豐富：「作為一個剛爭取到獨立的國家，每個人都懷抱夢想，並承擔起建設國家的責任——這時候，藝術家的創意更被激發起來，於是創作了許多新穎的作品。」更難以想像的是，許多抗爭歌曲的作曲家，一方面為商業味極重的 Bollywood 電影創作歌曲，另一方面為廣大民眾寫出表現民間疾苦的抗爭歌曲！

Sumangala 指有時某些抗爭歌曲被用作 Bollywood 的電影配樂，只是某些敏感字詞被換掉而已，但當時包容的創作風氣及空間已不復存在。

文盲率高 空講理論無共鳴

音樂可如何作抗爭呢？當人民受到壓迫，把不滿宣之以口、付諸行動的同時，為何還要歌唱呢？Sumangala 這樣說：「辦一場演說需要好幾個小時；但音樂是一種即時的溝通傳遞，可讓人們即時坐下來傾聽。而且在文盲率較高的國家，人們聽不懂複雜的理論，一首表達抗爭情緒的歌就最能傳遞信息。」是次演出的其中一首歌 Heer，於孟加拉大饑荒期間，曾由藝術家 Swatantrata Prakash 在一大型農民集會中，於八萬五千名觀眾面前演唱，以團結及鼓勵慘受饑荒所害的農民。也別以為只有老一輩才懂欣賞這些四五十年代的抗爭歌曲；Sumangala 稱她早前收到年輕人的電郵，說他已下載 Sumangala 的唱片，還在凌晨兩點在新德里的街頭邊走邊播呢。「不少年輕人都喜歡這些具社會意識的歌曲，因為這些歌比起流行曲更能令他們思考。」她說。正如 Sumangala 所說，這些抗爭歌曲已超越它們所屬的時代背景。因為社會一天未達公義，人民一天未獲自由，我們仍需要盛載情感的歌曲以至其他藝術，為我們輕訴傷口及補充抗爭的力量。

抗爭樂史

誰來為香港高歌？

印度有其豐富多樣的抗爭音樂，那香港呢？隱隱記起 Beyond 激昂的《抗戰二十年》，以及近期熱門傳唱的《問誰未發聲》。創作過多首香港抗爭歌曲的草根民謠樂隊「迷你噪音」創辦人、今次與 Sumangala 合作演出的 Billy 說，香港的本土抗爭音樂鼻祖應是一九七〇年代出現的黑鳥樂隊，他們與社會運動走得很近，更曾寫過一首南音作品《香港史話》，以《客途秋恨》為曲目，道盡香港的歷史。若把時間再推前一點到解放前的四十年代——當時紅線女及部分粵劇團也曾坐船到珠江沿岸演出，演唱革命歌曲。

曾以六四、臨屋居民、性工作者等為題寫曲的 Billy，認為寫抗爭音樂的人得走得近：「寫抗爭歌的，不能靠看看報紙、落幾次區就寫到出來。我們需花很多時間去靠近他們的生活，才可寫到真實可感的歌曲。」今次與來自

印度的 Sumangala 及樂手們合作，他同樣感受到當地抗爭音樂的豐富，並不是每首都慷慨激昂的進行曲：「如果低下階層的生活滿是掙扎和傷痛，那這種激烈的音樂可以把它表現出來嗎？或許他們自怨自艾、失落孤獨的聲音，才是這個社會應當聆聽的聲音，也讓他們透過這種音樂得到安撫。」



紅線女

Billy 稱香港的抗爭歌曲歷史或可上溯至紅線女——解放前，她曾與部分粵劇團坐船到珠江沿岸演唱革命歌曲。

迷你噪音《死谷爛谷》出爐

香港草根民謠樂隊「迷你噪音」推出第二張唱片《死谷爛谷》，不過該組合在從未申請資助、辦過籌款的情況下出現資金不足。若你認同香港需要本土的抗爭音樂的話，可考慮透過預購、捐款或貸款等方式支持，詳情可參閱迷你噪音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mininoise)。



本地民謠

▲本地草根民謠樂隊「迷你噪音」的 Billy 也到場演唱他為性工作者創作的《多麼美好》。

表達情感

◀ Sumangala 稱抗爭音樂不等同硬邦邦的激昂歌曲，既溫柔可哀傷，表現受壓迫階層的情感。

